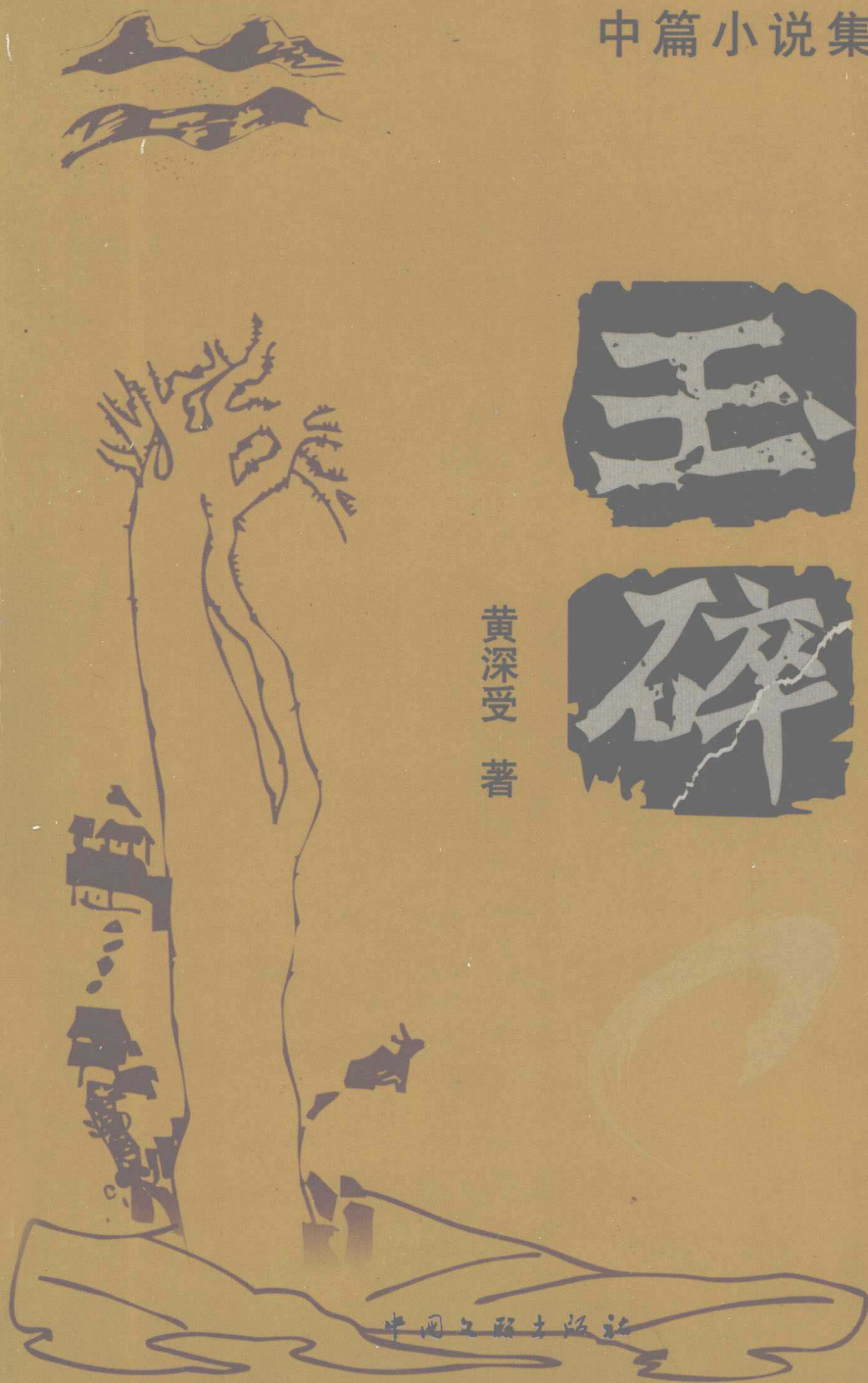


中篇小说集

玉碎

黄深受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玉 碎

黄深受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玉 碎/黄深受 著· - 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2002.10

ISBN 7-5059-4096-1

I. 玉… II. 黄… III. 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51392 号

书 名	玉 碎
作 者	黄深受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责任编辑	尹龙元
封面设计	晓 李
印 刷	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
开 本	850 × 1168 1/32
字 数	190 千字
印 张	8.375
版 次	200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0001 - 3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4096-1/I·3188
定 价	20.00 元

目 录

玉 碎	(1)
悠悠我心.....	(48)
叛徒足迹	(147)
为父亲送行	(203)

玉 碎

一

五十天不见荤腥，一个个都喊想吃肉。玉器社主任赵昌福的“五齿梳子”在头上“梳”来“梳”去，又“梳”秃一片头皮，才把主意定在看门的大狗身上。

场面于是很悲壮：“大老黑”被套住颈脖往回拖，它一面挣扎一面嚎叫，似在哭诉自己的冤屈自己的功劳。声音飞掷出去，撕裂小镇宁静的天空。就连笃笃笃笃航行在古运河里的小轮船上，许多旅客听了，也汗毛直竖，不晓得湾头镇出了什么事。合作社的小徒工，与“大老黑”都有一段因缘，曾带它凫过水，喂它吃烧饼，此刻眼里都泪花打转，心中暗暗发誓，晚上决不吃这狗肉。但厨房大师傅，是当日在北街开过小饭馆的，萝卜青菜他马马虎虎，今天却有意露一手，油盐酱醋花椒大料，把狗肉烧得红烂喷香。开饭的时候，几个孩子抵不住香味的诱惑，还是不声不响，带着犯罪的心情吃起来。

山芋酒倒空了。碗底的汤汁舔得一干二净。徒工们不晓得钻到哪里去看不花钱的电影，只剩下胖主任和几个老头，在淡黄的灯光底下，一张张倾斜的作台旁吞吐酒气。

“狗，你就别这么菩萨心肠的了！”一个红鼻子老头，见主任哭

起狗来，便吐掉剔牙的洋火梗子，开导主任。他自己吃得甚为满意——厨房大师傅敬畏他几分，每遇好菜，勺子总给他挖得深些。“倒是这合作社，拿两个钱喂老鼠不够开销……”

“玉业这行，自我的先生腊小才子不在，三十年没得好手艺了。人都走了上海了！”

说这话的是一个瘦小、留着尖尖胡子的老头，名叫丁有才，外号“弥陀小三子”。他小时学过铁匠，但因生性怯懦，怕铁怕火，学了三年，连根棺材钉都打不出来。改学玉器，“满师”之后手艺不再长进，几十年惟有大肚子弥陀佛还做得像样，又因他排行第三，被人叫做“弥陀小三子”，一直喊到胡子白。

“我先生是回教，每年正月十九，长春真人过生日，到三义阁聚齐，他自己都不去。民国十三年派的是我。先在邱真人像前敬香磕头，然后摆酒席。吃过了一人点一个红灯笼提回家。我记得这年就只摆了三桌……”

虽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，但都云里雾里听着他说，然后又叹息、沉默，而且感到了空虚。秋风穿过窗格，带进如水月光的清冷，一个个发起酒寒。暗淡的灯光底下，迷晕飘忽之中，像无可奈何行在荒漠里，又像卧在一堆废墟之上，大有“前不见古人”的怅惘。而这荒漠，确曾有过茂林丰草；这废墟，也曾是崇楼高阁。——这就是这座城市与周围集镇历史上的琢玉业。一百多年前，乾隆皇帝曾把宫里玉匠做不成的万斤大料运来，由城里的玉匠做好再运回京城。

放着成品、半成品的架子上，那淡绿色岫玉琢成的一尊尊“大肚子佛”，因为自己低档料出身，总是谦卑地露齿笑着，此刻受这忧伤气氛的感染，都化为尴尬的苦笑了。

一阵清风把门吹开，立刻铺下一方月光，飘进一个白色影子。传说玉器社占的这旧庙常有神显灵，几人都吃一惊，弄不清是梦是

醒。

白影子忽然发出女人哭声：“碰巧各位主任都在。虽说头一回进玉器社的门，一个镇上，也算邻居街坊，求你们帮个忙。”

红鼻子杜有理终于认出，这白衣人是镇西头烧饼店老板娘，一位瘦瘦条条、小有资财的老寡妇。他最先从酒力中挣脱出来，以颇有几分权威的口气说：“别哭别哭，有什么话你就说。这么大一个玉器合作社，还能见死不救？”

女人不哭了，但面孔分明避开杜有理，抹着眼泪说：“节前去了趟安徽农场，看我那杀头鬼的兄弟了。得了病，不成人形了。我求领导，人家回我：回上海是万不可能，老家要是肯收，出证明来，还能考虑。有多大的罪啊，又没有杀人放火，就是脾气不好喽！”

赵昌福不甚理解，看看旁人。

“是我师兄弟。”“弥陀小三子”说。“当初他跟先生学手艺，我已经到了上海。过了几年，他也去了，最早在刘景松家，我在王松年家，我们两个人只隔一条马路。”

“你说说他手艺怎么样啊！”杜有理热心提示。

“刮刮叫！我跟他比，给他拎草鞋。”

“他什么拿手？”杜有理俨然社领导，包揽一切。

“最拿手是怪兽。也不是独门枪：人件、炉瓶、杂件，样样拿得起来。”

“这不有了？”杜有理向赵昌福欢叫。“正打灯笼到处找哩。”眼睛又贪婪地扫白衣女人。

赵昌福抓抓头皮：“你刚才……说他……？”

烧饼店老板娘读懂了他脸上的表情。“当初的事，我也不清楚。他那骚货堂客从上海回来，我才晓得出事了，他能有什么事，吃亏还不就在脾气……”

“有本事的人症候都大。”丁有才微笑。“我先生腊小才子，还有

一个做平面的顾思祥，人家喊他们‘腊嗲嗲、顾妈妈’。”

赵昌福向白衣女人点点头：“人，我们要，不过还要请示公社。我们尽力办，你放心。”

女人千恩万谢，向各人一一致意，抹着泪走了。她本想不理酒糟鼻子，但忽然改变主意，也朝他点了点头。

第二天，徒工们便晓得：一位有本事的先生就要来了！

“来喽！”一个留小分头的学徒，故弄玄虚地叫了一声。其余的，有的在做“大肚子佛”，有的做荸荠炉，都滑下座凳，拥到窗前伸头张望。发觉受了骗，于是笑着一只只拳头打鼓似地捶小分头脊背。

他们很快活。他们一个月拿九块钱，交七块八的饮食。他们“吃饭没桌子，睡觉爬阁子”，但他们很快活。出来之前，听说玉器社在东岳庙里，奶奶告诉他们：东岳庙非常大，道人每天要“骑马关山门”，大殿与山门之间还有“歇马亭”。来后一看，只一座旧庙，一些破房，大失所望。但他们仍然很快活。

“弥陀小三子”正在掏一只海棠炉，希望车间安静些，便从老花眼镜上面瞄了瞄这帮毛头小伙子，威吓地说：“你们留神，他不像我，凶咧！”但这话出自丁有才之口，也就没有什么分量了。一个个只暗自想象，既然本事更大，胡子定然比现在几个老头更长更白了。新师傅就要到来但还未到来，给他们平静单调的生活带来一个话题，一点向往，一些乐趣，或者说，终于有一件事来搅扰自己。

“来喽！”几天以后，小分头又在窗口发布新闻。“这回真的。说谎是小狗！”

尽管已上过八八六十四回当，大家还是丢下手里“生活”，滑下坐凳。

“小狗”刚骂出口，就听社里专门倒茶送水的孩子，拎着壶过来低声说：“真来了。在家属院房子里休息哩。”大家凝望窗外，见到一个胖胖的妇女，五十岁左右，还穿着花衣裳，是个生脸色，此时正跟

卖菜老头纠缠。这位胖奶奶一篮菜已经称好，还要多捞一棵。老头不肯：“我给你的是翘秤。”把一棵菜抢了回去。

胖奶奶又抢过来，说：“添一棵不犯法。我买菜就要添。”

“我不卖了！”老头气呼呼把篮子里的菜往回一倒。

大家看得有趣，也就没有责怪小分头。

二

两天以后的早上，因新师傅来到激起的水波已渐平静，小分头的鬼点子也玩不下去了。恰在此时，从车间门外慢慢走进两个人来。孩子们眼尖，立刻认出其中一个就是那天买菜的胖女人。她小心翼翼地扶着一个病弱但高大的男人。刚进门，那男人便把自己膀子往回抽，可胖女人还多情地拉着他。那男人虽无气力，却狠狠地把女人推开。“弥陀小三子”见这情状，赶紧下来，扶这男人从两排作台中间走过。

这位就是新来的先生韩作奎？徒工们都疑惑而且失望了。此人体态虽然魁梧，但似乎连二两力气也没有。一张长脸，肿得发光，与秃了一大圈的头顶亮成一片，像戴了一个面具，长了一层壳，其上两片发紫的嘴唇尤为突出。本来寄予最大希望的胡子，既不长，也不白，只有一些干硬的稀稀拉拉的短须，栽在“壳”的下部。但叫人惊奇的是，尽管病弱得像垂死的老兽，在他刷子一样的双眉底下，那眼缝里透出来的光却很镇定。掠过这旧殿里的一切，全然是一种审视的神气。

“我师弟一定要来会会主任。”丁有才把韩作奎扶进隔开的小小办公室，向赵昌福说。

赵昌福很客气，随即把社里专管冲茶水的孩子叫来，打开水泡茶。这孩子叫陈念慈，穿一身短了的旧衣裤，瘦骨伶仃的，但眉眼清

秀,行动也利落:左手拿几个茶杯,右手拎半锡壶开水,很快泡好茶捧给客人,自己退出去了。韩作奎不由看他两眼。

天还未冷,韩作奎已穿起宽大的中式棉袄,长可及膝。他端正坐着,“文绉绉”地对赵昌福说:“我自小离家,在外一晃就四十多年。到这年岁,叶落归根,能为老家发展玉业出点贡献,心里非常高兴。请主任各方面多多指教,多多照应。”虽中气不足,但嗓音宽洪。

赵昌福注意到,他没有提自己身份,对于湾头公社和玉器社花工夫、派人,奔波于上海、安徽之间,把他保出来,他竟没一个字的道谢,好像自己是奉调回乡的。所好赵昌福为人宽厚,公社书记又交过政策底牌,因而并不在意。而且他一眼就看出,韩作奎虽然没文化,但于粗大丑陋之中表现出人世阅历和劳作经验,由此可大体推断他手艺的高下。

“韩先生别客气!今后要借助韩先生大力,振兴我们玉器社。”说罢这几句,赵昌福就歪过头,放低声音,体己地说:“我们这个社,当初几个老匠人自带工具,自带材料,一百多斤‘新山玉’起家,毕竟‘生活’不上板眼,勉强维持。韩先生大概也晓得,虽说上海做摆件的十有八九是我们这一带去的,可这些年在老家,甚而至于在城里,要找一位像韩先生这样的手艺,实在费难……”

韩作奎并不谦让,安慰赵昌福说:“不要紧,不要紧,我们能上来!”

“主任啊,我家先生暂时还不能上班唷……”胖女人忽然说。

韩作奎从“壳”里射出严厉的眼光,狠狠制止她。

“当然,当然!我正要说的。”赵昌福赶紧打圆场。“韩先生第一要把身子养好,其它先不考虑。就是以后也不要韩先生上作凳。只要画画‘生活’,指点指点就行了。”

“弥陀小三子”扶着韩作奎慢慢出去。穿过车间,又跟杜有

理、杨聋子等几位老师傅一一见面。杜有理为了突出自己在韩作奎归来这件事上建立的殊勋，很想表现得不凡一点，一反平日的骄横，竟点头哈腰，谦卑过度了。

新来的先生亮了亮相，又不见了。只每日中午，徒工们捧着碗蹲在墙根底下吃中午饭时，见厨房师傅总要端一大碗香喷喷的、奶一样的鱼汤，送到新来的先生房里去。这是豆油蒜瓣穿黑鱼，是镇上一位名中医开的食补方子。

三

“来喽！”这回是真的来了。

新来的师傅韩作奎，穿件长及膝盖、小袍子似的棉袄，缓慢却稳实地走到车间来了。向几个老头打了招呼，就在合作社为他预备的一套新作台后面坐下来。

徒工们大为惊讶：经过二十多天调养，韩先生脸上的那个“壳”脱掉了，现出了一张刀砖似的长脸，丑陋古怪，但又不乏生气。秃顶两侧和后面，钢针样的头发却长得浓密，眉毛则是两把刷子，护卫着暴突的双眼。尤为奇怪的是，整个脸虽消了肿，两片嘴唇却好像不肯消下去，厚厚的，嘟的远远的，与老是蹙在一起的双眉配合，神情便阴沉气恼，像有谁向他借黄豆种似的。

作台上堆着大大小小各种玉料，韩作奎有时拿笔在一块玉上慢慢地画，有时则望着摆到面前来的一两块料出神，甚至翻来掉去看上半个钟头。精神毕竟还不足，这么工作了一会，他便停下来休息了——但并非闭目养神，而是端坐在那里，铁青着脸，冷漠的眼光散漫地看着整个车间。

这个简陋的车间，自他上班以后，就像罩了一个大罩子，空气变得闷塞了。徒工们不再离开作凳，更不敢笑闹；即使低声几句，也

要警戒地瞟着韩先生。他们怕他古怪的神情，尤其怕这位先生会离开作凳，出其不意来到跟前，查看他们的“生活”。但谢天谢地，几天下来，韩先生即使无事可做，也从不开作凳。

丁有才忽又告知：各人手里的“生活”做好，不再交给他，而是交给韩先生看了；以后做“生活”，也由韩先生指派。这一来愁帽子又戴起来了。手头正在做的“大肚子佛”，本来还满意，现在看看不晓得怎么都不入眼了，都变得笑容尴尬，姿势僵硬，如何拿得出手？惟一对策是放慢步子，两天的事磨他三天、四天，谁也不当出头椽子。

但勇敢者毕竟有的。这就是专喜欢通报“来了”的小分头，大名吴家宝，外号“小尿壶”。他实在没有耐性磨下去了，把做好的“生活”多看两遍，就第一个交先生过目。

“韩先生！”他恭敬且甜畅地叫了一声，便把一个湿淋淋的好像刚从澡盆里爬出来的“大肚子佛”放在师傅作台上。

韩作奎正倾注全神画一道什么线，只皱眉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做好了。”

韩作奎依然没有停笔。吴家宝毕恭毕敬等了大约三分钟。当他还没有意识到这等待已经结束时，韩先生已一把抓过弥陀佛，往他怀里丢去。慌乱中他赶紧接住，茫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

刀砖脸拉得更长，厚嘴唇嘟着不说话，过了一会才爆发了：“以后‘生活’，水淋淋的别给我看见！你穷得连一块抹布也没得啊！”

先生因为这个发脾气，吴家宝有点放心了，赶紧撩起围裙，把弥陀佛包进去从头到脚揩干净，恭恭敬敬放回作台。

这一回，韩先生眼睛只略扫一下，一句话不说。吴家宝满脸通红，既不好问，又不好走，站在一旁专等师傅训斥。但韩作奎脸越拉越长，就是不开口。

吴家宝不晓得等了多长时间。他以为今天大概就这样僵下去

了。这时，厚嘴唇里才进出几句：“‘好了’，‘好了’，你这样就叫‘好了’？边线都不直，像狗啃出来的，还‘好了’！”说罢，又画自己的去了。

吴家宝站也不是，走也不是，地上有个老鼠洞，恨不能拱进去。眼看不会有什么转机，只好哭丧着脸把“大肚子佛”捧回来。走过旁的作台边，还勉强苦笑一下。

第一个炮仗就这样没有放响。所有徒工都凝神屏息，关注事件的全过程和一切细节。此时，他们可谓三分庆幸，七分忧惧。庆幸者，打头阵的不是自己，而是“小尿壶”；但这一关人人要过，谁也无法逃脱，这又叫人忧惧。

能采取的办法依然是放慢手脚。但这也非长久之计，总有该脱手的一天。每人都到无法再拖之时，左瞧右看，实在找不出毛病了，才用毛巾仔细擦干，硬着头皮捧过去。

“什么事？”韩先生并不转过脸来。

都有经验了，都不敢说：“做好了。”都只说：“请韩先生看看。”

韩作奎不伸手去拿，只在作台上瞟这么两眼，长脸立刻又挂下来，什么也不说，使你从头顶心冷到脚后跟。

“这是什么仕女？”终于开口了。“木头吃到肚里了？身子一点不活络，脸像吊死鬼。”

“‘了面如刀切’哩，你这猴里疙瘩的，什么东西？做玉器暖，能这样轻巧？”

“做‘生活’，三分手艺，七分家伙。用工具不上家数，还能做得驯？做梦呕！”

这么一顿训，韩作奎又干自己的去了，把你晾在一边。

“来喽！来喽！”直到此时，徒工们回想先前的笑闹，才深感有多荒唐——错到外国去了！他们兴奋，他们嬉闹，哪知迎来的竟是这样一位活阎王，竟是这样提心吊胆的日子！

韩作奎这般训斥学徒，似乎有碍“弥陀小三子”的脸面。但丁有才全然不觉，还不无得意地对前来要求他帮助修改的学徒小声说：“是吧？我早就关照过你们，他不像我，凶哪！”但有一人，对此大不以为然。这就是杜有理。因为在他看来，像韩作奎这样的人，理应是个谁都可以捏的“软柿子”。想不到他竟古怪凶狠，旁若无人。在玉器社，就是他杜有理，也不曾耍过这等威风。有两回已经想发作，但转思此人对自己还算客气，尤其想到那位瘦瘦条条、小有资财的烧饼店老板娘，话到嘴边也就咽下去了。

四

在徒工中，有一人手里“生活”还没有拿出来，落在了最后。这就是杜有理的儿子杜仁喜。杜仁喜今年已十八岁。他手上的弥陀佛其实早已做好，但看见前面各人都碰了一鼻子灰，心下盘算：看来这位先生重好不重快，与其早拿出去讨没趣，倒不如再拖几天，尽量往好里做。每有别人挨训，他十分留心，赶紧对照自己，今天把边线弄弄直，明天把眉眼弄清楚。这么翻来覆去在手上盘，生的也被他盘熟了。定神细看，都不大相信是自己做的了，这才用手巾擦干，恭恭敬敬捧过去。

韩先生照例皱着刷子样的眉毛，厚嘴唇嘟得高高的，手上的笔并不放下，漫不经心朝作台上的弥陀佛扫了一眼。但这一回，扫上去的眼光却没有迅即离开，而是盘桓了三二秒钟，好像识别什么似的。

杜仁喜马上注意到了，晓得功夫没有白花，甚至还会得到师傅一两句夸奖。正因为有这样的期待和奢望，他紧张得牙关都发抖了，比等着挨训更可怕。

韩作奎抓起弥陀佛：“玉器这东西，不是庙门口的石狮子，是让

人拿到眼面前细细玩的，就要讲究做工。眼屎大一点地方也不能马虎。”弄不清他这话是批评还是褒奖，只不过口气略微和缓而已。果然来了：“你这件‘生活’，毛病也不少。这个衣纹做得就不对，怎么勾到肩膀、膝盖上来了！你看看自己身上，拱起来的地方哪有纹？再去改改！”

杜仁喜大失所望，满心委屈，长时间对着弥陀发呆。弥陀也看着他，笑容盈溢。他们脸上的笑容从未如此绽开过。杜仁喜越盯着他，就越感到他笑得憨实、酣畅，甚至格格有声。

杜仁喜忽然领悟了，我不该灰心丧气。在所有徒工中，我受到的批评最轻。这在先生，大概就是一种夸奖了。花了一天时间，把先生指出的衣纹改好。韩先生拿在手里看了，一言未发。然后换了擦条，当着杜仁喜的面，把佛脸又修了修。

“摆到那张小桌上，让他们都看看！”

所有徒工都听见这句话了，大家都转过脸，他们惊讶、羡慕又妒嫉。

从这件事受到启发最大的并非杜仁喜，而是他老子杜有理。他大彻大悟：“韩长脸”并非不晓得眉高眼低，他是“瞎子吃馄饨——肚里有数”，做事不放在脸上。这次对仁喜另眼看待，不就是给我这个做老子的一回面子吗？于是转而唾星四溅地骂那些学徒：“现在的青年人，可杀不可救！你不跟他们严，还要爬到你头上做窠哩。”他又找赵昌福说这件事，并提出让杜仁喜正式拜韩作奎为师。赵昌福说：“我也有这个考虑，过一向时再跟他说罢。”杜有理说：“可以，不过我是‘咸菜烧豆腐——有言在先’，他韩作奎不收徒弟便罢，要收，头一个就得收我儿子。”

谈过这事，杜有理又拿出条子，向社里借二十块钱。赵昌福估算：他欠社里已累计二百多块了。若不批，怕他又像头一回那样，拽着儿子准时到你府上吃三顿，只好赶紧签字批给他。

无形的大罩子仍罩着车间。即使受到特别恩宠的杜仁喜，也时时担心临到头上的训斥。残冬已尽，旧殿外春光融融。从窗子看去，河堤上几个小学生，每人手拿一枝嫩柳，走成一行，齐声喊道：

清明不戴柳，死了变黄狗！

清明不戴花，死了变老鸦！

笼中的小鸟方记起今天是什么日子。随后就痛感，原先轻松自在的生活，已一去永不复返了。

上班时，他们再不可能偷偷溜出去，到龙王庙那边看看胭脂井的水是不是红的，据说隋炀皇帝的皇后娘娘在井边梳妆，曾失手掉下一盒胭脂。更不能跑到壁虎坝上，抚摸那两只石头凿成的大壁虎，同时无休止地辩论刘伯温当年为治江淮水患，沿运河部署“九牛二虎一只鸡”的故事。一切都成了回忆。

眼下这种日子要捱到何时？他们无力反抗，更无法改变，惟一能做到的，只有宣泄内心的憎恨。“韩马脸”、“活阎王”、“都天菩萨”，诸如此类的外号已渐渐不能满足，于是就巴望、诅咒他死。这无疑是漫漫长夜中最诱人的一线光亮。吴家宝说：“当初要晓得他这么狠，我早就在他的黑鱼汤里放一包老鼠药了。我表哥就是卖老鼠药的。”可惜良机已经错过：他表哥已卖到山东，而韩作奎也不再进补黑鱼了。不过村镇孩子亦有其独特智慧，他们别出心裁，在纸上为先生营造坟墓与灵牌——“活阎王韩公作奎之墓”，秘密传看，从中得到无比的快意与满足。

五

有一天，上班已经多时，还不见韩先生来。有些徒工便疑心自己做的那些手脚已经灵验，“活阎王”恐怕“那句话”了。但再一留神，从窗口看出去，却见韩先生正跟管供销的瘸子谈话。过了一会，

走进车间的时候，他的脸色不像原先那么狰狞了，好像一个什么想法，把他的脸微微照亮。

随即他吩咐学徒到料房去搬料。尽管在背后咬牙切齿地骂先生，可一旦稍稍松缓，学徒们还是有些高兴，一个个跑进跑出，忙得“二猴子拱腰”。

他们又偷偷好笑：搬来的都是些什么货色呀！灰白玉档次本来就低，表面还有一层厚厚的桂花糖皮，底下又有杂色层；大小不等的“子玉”，棱角还没有完全被河水磨光的“山流水”，都是皮色驳杂的。这类下脚料，已在库房墙角里睡了几年，这回被他叫醒，请来了。丁有才他们才不肯用哩——总不能做一个花脸花身子的罗汉吧。有一筐曾经垫了后院的洼坑。可老家伙却当成宝贝，不是怪事？“老妖”！吴家宝灵机一动，立刻赠给先生第五个外号。

韩作奎从此多了桩怪癖：打发完旁人的“生活”，他就坐在那里，从旁边小桌上拿一两块玉料，放在作台上翻来覆去看，显得悠闲无事而又忧心忡忡。有时一块玉看了半天、一天，看不出奥秘，便被放回一边，但过两天，或许又拿起来，慢悠悠地翻转，察看，苦思冥想……忽然，他厚嘴唇急急地自言自语起来。这往往是一块不成形的玉料，被他的眼光照“活”过来，近乎锈色的一层糖皮是孩童的红衫；白处是几只鹅；而几块小小黑斑，是鹅的眼睛，正从玉石内向外张望。找到了隐藏在玉体深处的灵魂以后，他就拿起笔，蘸了墨，急急地画起来。

“这些料也能用？”一次，赵昌福奇怪地问。他认出韩作奎手中的大料，一块颜色驳杂的灰白玉，早先从库房里请出来，曾被人当作小凳，吃饭时很不舒服地垫在屁股底下。

“世间上没有不能用的玉料。”

社长被这一高论惊服了：“好！唔，好！”

“从前在上海，我专门到料店里买人家拣剩下来的杂料回去